



看著窗外細雨斜線錯佈，織成的密網，忽隱忽現的在我面前舞弄著，往事也一幕幕地在腦海中浮沉，室內凝塞的冷空氣更把這一幕幕往事凍成塊塊冰板，壓得令人窒息，就讓我拿起筆桿把這些冰板敲碎在一格格的稿紙中吧！

「聯考」是跨在高中與大學中的橋樑，過渡的高三生活對大多數人而言是形同嚼蜡，而我所面臨的那年更多災多難。高二下的那個暑假，我們學校主辦高中聯招，但非常不幸地居然考題外洩，弄得滿城風雨，而教務處更是烏煙障氣。蹺了一星期輔導課沒被查到，因為我早已透知查堂的許暢老先生（我們都叫他許不通）由於聯招的失誤，已經在辦

理退休，所以我也在家裏蹺了一星期的二郎腿——看電視，大過其癮哉！

開學了，我的位子被分在窗旁，窗外就是綠盈盈的楓林大道。和風徐來，其意綿綿，映著一片綠蔭，我早已迷得不醒人事了。下學期不幸地卻被分到靠走廊樓梯的一側，這還不打緊，最令人感到煞風景的是上課到一半往往會有人被單架抬出去，而偏偏又打從我窗前經過，若再遇到陰天森冷的寒風細雨，陰暗的樓板拉長的影子不禁令人想到……單架上的小姐有幾位我是認識的，要不是老師在課堂上我還真想打聲招呼呢！

吵死人，一大堆老師在樓梯口講個沒完，結果真的是吵「死

憶

曉蘭

人」。原來隔壁班的一位同學，感冒併發心臟病去世了。那位同學我倒與她有數面之緣，不過就這樣突然消失在地球上，當真令人感慨到「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百代之過客，浮生若夢……」。唉！聯考，算什麼，一個人既使得到全世界，賠上性命又能怎樣！

接著校長辭職了，群龍無首的情況下由教務主任代理，同學們更是埋首苦讀，教務處的講義機無時無刻不在轉著，而我也像以往一樣每天搭著車門半掩的沙丁魚罐頭車按時作息，杜鵑花也按時開謝，該抬保健室的也都抬去了，一切都好像盤古開天以來就該如此似的。每天魚貫的到操場朝會，魚貫的進教室上課。記

得在一個晨曦的朝會，那嘈雜麥克風中傳出一段令人心絞的消息，那就是本校一年級有位同學雙腿壓入火車軌而殘廢，我當時真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想到她後半輩子這麼長，怎麼走下去！？

早考晚也考——不及格，懺悔，發奮，三步曲，走了這步自然走下一步。但後來發生了一件令人訝然駐足的事，學校有位英文老師因為家庭失和而自盡……。

驀然，我發覺雨停了，我什麼也聽不進去，望著偌大的夕陽，唉！一切雜物就隨這夕陽沉到地平線的那一邊吧！星星一顆顆的亮起來了。